

從陛下私竊之恩而輒便當則是臣如何人耶不惟取罪今世至於千古之下亦不能逃責矣臣獲罪責於今古之人固不足惜然於陛下為君之道治國之躰還無所損乎臣亦知所損無大於此也伏緣天下治亂安危之際全繫天子任人當與不當若當則更整與不信爾齊晏子謂用賢而不信是大不信豈可自為當重而容易措置乎太九罰一人眾皆懼而不敢犯則罰之賞一人眾皆悅而有所勸則賞之尋常賞罰尚須如此謹重况用捨大臣豈宜倉卒乎今陛下欲用臣一人反使眾大臣解躰而不肯住則陛下豈宜遂其事而必行之哉天人情亦不難回但請陛下如臣所乞速放令臣早還本任仍臨朝分明宣諭大臣云朕

欲一見富弼者無他只為是先朝舊人都無固必他既堅來辭免即却令歸河陽天下事皆在一富弼乎吾自有諸賢倚賴無所憂慮即眾心自安何必更取求去乎陛下若決能用臣此說則前失尚可十救五六若終不用臣說則大臣與侍從兵革官往往離心離德無術可救無事可迴即陛下更與何人共謀國事哉惟願聖慈萬萬熟慮幸不一向堅用前意而不移用誤大事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眾是非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陛下所聞之事盈塞于心萬務日生何暇辨別則所行必有當否所用必有差失政無一定之論人無自保之心上下紛紛包藏禍患

臣前附李從誠奏劄子正爲此也更望 聖慈并此文字時
賜一覽非臣之幸乃宗社生靈之幸也 治平四年九月上時
判河陽除左僕射充集禧觀使

上 神宗論今世亦有点社之才 鄭一儻

臣比因賜對論及房喬杜如晦 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
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苟所求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
房杜者哉臣退思 陛下思得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
也而在 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
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富貴乎 廟堂之上者天下止知有字
文述虞世基而已又孰知有房杜也則房杜者乃隋室之棄
士也及太宗龍躍乎太原於 二人者攀鱗而起左携右挈

完天下當是時天下灑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之處幽約
甘藜藿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耶願 陛下網之未密搜
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材在已者思有爲於世猶寒者之
欲衣飢者之欲食其求用之心尤切於世求賢之意而其
迹無繇而至前或泯廢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道之士以
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間無憾也至於雄傑之士則不然
如其差跌則潛心世變幸有風埃之警遂躡而擾之故劉備
父不跨馬而髀肉生見而流涕此其志豈斯須忘功業哉而
欲漢室之不搖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爲
我用者正爲此也虛懷屈己以訪之高爵厚禮以來之上之
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高

宗思賢其精誠乃通乎夢寐於是得傳說焉此用心之顯也
臣願陛下推此心繼之以不倦則必有如房杜者授策而
至矣言陋意拙惟陛下裁赦

熙寧元年上特為翰林學士

上 神宗論知人在務學

孫覺

臣前日復奉 清光親承 聖諭以知人為難臣特書平以
對不盡所懷退竊私喜 聖諭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
甚夫堯以神明之德養聖之慈而以知人為難故四凶殛禹
難變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
之則難堯以知人為難故終享其易而成堯之功季蚩之
言易於知人信任偏蔽以致禍敗者不可勝數臣竊惟孔子
言知言無以知人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然則知人

之要在於知言知言之方在於脩身而務學羣臣進見者其
言亂雜而不一其情隱伏而難知舍卒須臾之間未可以試
之而見也人主苟能貴乎聖人之道通乎天下之理則言出
而知其所指事至而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
度不可欺以長短苟為不學而燭理不明物來則眩矣尚何
人之能知哉 陛下躬上聖之資兼孔孟之業固足以燭萬
務而察羣下之情臣願陛下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
下之理明白昭晰心如定鑑不將而不迎則賢不肖判然若
子小人辨矣惟 留神財幸

熙寧元年五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之心 孫覺

臣風聞臣下之論 陛下睿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羣

羣臣羣臣未有以望清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羣臣之心雖未知信否而臣竊歎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然不借才於異世也方今人才雖為乏少陛下欲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真賢大儒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臯夔稷契然後為相太公方召然後為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伯功譬之則大厦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銜軌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由公巫臣與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為憂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

謂人莫己若者亡夫王之興亡其為道不同甚矣然其所以此者乃在乎驕士與求益之間夫求益而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主人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何也驕士而不已則不聞其過日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如是雖謂之亡可也故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史獻書師箴瞽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者又備之而後王斟酌焉夫瞽瞽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發况於朝廷之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兼覽廣聽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堂上者今其見也近

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召問賜對之期其或乞至左右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踈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間則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 陛下又或易之而意不在焉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 陛下若能改用此道數見以盡其恩切問以觀其意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道情則下莫敢不盡雖其踈遠者亦且于于然而來矣 陛下徧得天下之士而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踵而興若以人才皆不足與有為而類忽之則臣恐其賢者空歟苟簡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 陛下之際若是則所失雖近而為禍甚遠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可不謹哉 陛下垂意聽察不勝大幸

神宗論君臣相疑之弊

孫覺

臣風聞羣臣竊論 陛下聖質其美每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曠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 陛下者亦往往自疑於未信也 臣嘗以謂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疑以偽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焉則誰敢自盡 陛下欲使羣臣人人自盡而比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諂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為比周朋黨讒誣譖諂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 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者非以羣

臣爲不可任也 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
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
顧訪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
切惟他臣之聽則權又在臣矣骨骨然徒取諸此以益彼
未見持權之善也臣以謂 陛下欲羣下之不爲比周不爲
讒譖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
利莫若進賢遠佞而賞當功罰當罪也臣觀 陛下即位以
來進擢羣臣其初未嘗不崇獎優異其後則或厭棄踈外僅
不陵藉之耳禮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
主之所尤宜戒者也臣竊以謂凡如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
其才或下不足以備訪道謀任使類或爲人所間費端一
則不得爲全人臣恐 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備
任使者少矣伏願察之而睿哲考之以理義進退陞黜惟義
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循私比下罔上以自近於誅戮哉 應寧
元年六月十一時爲右正言臣說職

上 神宗論任賢任能之異

孫覺

臣前日崇政論事或未至切者反蒙 陛下曲賜嘉約有事
似至小推之所害極大臣雖反復言之未蒙省察臣性愚訥
奏對之際未能悉盡事情退而追誦 陛下之言未盡於理
者臣請得備論之臣歷觀書傳見人君用臣二道而已任賢
使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有道德仁我忠言嘉謀可以
任天下之重撥萬事之理治亂安危之幾未能兆於四海而

見之堂上詼詭請怪若不可以用於時而收采摭撫無不盡其所長此可謂役物而不役於物用人而不爲人用者也王者得此人焉任之者與之同心同德猶元首股肱焉付之以天下而上心不疑託之以四海而人言不能間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譬之組豆簞器之爲器輪輳棟宇之爲木方圓大小短長曲直各適於用而止耳此功用役使之士可以處外而不可處內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議謂之賢也則仁且有智德備而才全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不以用舍得喪違其操人主不與之同量合德則不可得而屈立其朝而道不行則去故道德之士常擇君而後起豈以人主之取舍輕重移其心哉故人主之得此士也大則師之其次交之則天下治矣謂之能也則奔走役使之入耳可貴可賤可榮可辱予奪而進退之惟上所令猶恐然惟懼其君之厭已也然而世無是人則誰爲君役誰爲君使者故明主謹視其臣之賢能而馭之各以其道善馭臣者譬之馭馬若夫鸞旗在則爲車在後清道而後行不數十里而舍則非稱德之驟倍至之馬不可以駕君之車及用之戰陳用之馳逐則非駿足疾驅超軼而絕塵者不可以獲多而取勝善馭馬者亦謹視其所用而已周禮以八柄馭羣臣漢書亦曰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豈不信哉臣又聞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說詩者曰宣王與孝友之臣處內以文武之士征伐在人主左右而可處乎內者

非孝友之臣不可也書曰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則備從官而不得正人無乃
非先王之意乎臣所謂近侍之官不可輕以與人者以此故
也陛下欲興太平以盡革天下之弊而即位以來所授按
數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務行險以徼幸而不循常理孔
子曰遠佞人周公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佞人者
其言似忠信其行似方直然而規以售君之寵而肆其志焉
為其甚似而非也非至明莫之能察非至剛莫之能勝故雖
若顏子者孔子猶使遠之常人者本法循理忠信而篤實終
不以亡為有以虛為實故君子所用大小各以見效至於無當
之人雖巫醫之賤不得為之為其變亂善惡顛倒是非足以

害上之政也今陛下欲循前古之所遠而棄忽周公之
所用無乃非政化之美歟陛下聖賢高明絕出眾臣之上
羣臣未有以望萬分者故陛下思得卓越不羈之士與之
有為臣謂此輩獨可藉其精力收其智能駕馭而使之不可
以為侍從親近之臣也臣恐日浸月長若此曹彙征牆進充
滿於朝廷則賢人去正人逐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而言之
哉伏願陛下觀詩書之所任使周公孔子之所用舍庶幾
於近功小利則王道可成禮樂可興欲惟留神察之不

大幸

熙寧元年六月十一日
為右正言供諫職

國朝詩話卷第十四

神宗論果於用善斷於去惡

神宗論果於用善斷於去惡

孫覺

子曰湯武百禘之辭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內陽而外陰內君
子而外小人則為泰泰者通而消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內
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否者閉而亂也易之意
謂天道不能無陰陽人道不能無小人君子若陽氣盛三萬
葉遠昏則羣剛用事而陰伏於外矣聖人在上賢人道亨則
君子用事於內小人在外矣君子小人迭相消長迭相勝負
聖人君子之不相入冰炭之不同器然聖人在上則賢人出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詩話卷第十四

神宗論果於用善斷於去惡

神宗論果於用善斷於去惡

孫覺

子曰湯武百禘之辭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內陽而外陰內君
子而外小人則為泰泰者通而消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內
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否者閉而亂也易之意
謂天道不能無陰陽人道不能無小人君子若陽氣盛三萬
里遠臣則羣剛用事而陰伏於外矣聖人在上賢人道亨則
君子用事於內小人在外矣君子小人迭相消長迭相勝負
聖人與之不相入冰炭之不同器然聖人在上則賢人出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世將以有爲此其氣類感通自然之應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之矣又聞傳曰舜有大功一十舉十六親去四凶也舜之治天下功德多矣傳不言其他而以八元八凱之進於朝無上之驩悅之流於外以爲功謂舜能辨群臣之正邪也若乎小人而當於內外則朝廷清明天下大治萬物皆蒙以加於此哉臣又聞管子曰齊威公之郭問其父老郭何也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威公曰若子之言善善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人主有善善惡惡之心於用舍之際豈而不可及矣且邪臣進而正臣退小人得志而君子廢以則

則其不亡者希矣臣又聞書曰爾無昵于儉人亦耳目之言迫上以非先王之典謂人主所任以爲耳目者必皆小人也士則其行篤實其言忠信所道上者皆先王之法也人主之患莫大於昵近小人小人之言人主不必審用焉初聽善政大矣古之人君亦有知其小人而用數以役之者初聽其才藉其力謂可以駕馭而用之及其既久狎熟慣習先意承旨卜射人主所好惡之事焉人主忽不自覺其說苟得行則正人相引去而亂敗隨之矣故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也臣竊惟陛下以堯舜之質濬明不世出之才即位未幾進退大臣如數白黑四海九州莫不注心拭目以望太平而朝廷之上忠邪混淆君子嚮古而

不敢言正人徊徨而欲去歲且再暮而功緒落落未有治安
之漸以 陛下之明判此無難者然優游壑制有所不忍恐
其有以得於 陛下而 陛下惑猶未解也若爾則臣知
陛下之計誤矣 陛下幸少垂意臣言法否泰之象使君子
小人各得內外之常處以成履歷進賢去佞之大功果於用
善斷於去惡不為郭父老所憂一清耳目之路使先王之典
日陳於前臣知天下不足治太平不難成也 熙寧元年七月
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內外大小臣不和由君子少也並處

富弼

臣伏蒙朝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
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紜
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 天聽伏惟
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
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
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得成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
具而無闕方得成國為國者正如為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
不和則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
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
者輔贊萬機為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
進賢退不肖喜怒較奪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
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

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喪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注東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夷康王曰二后協心同底于道注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也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疑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

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今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唐太宗召宰相房喬議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別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強自牽合終成垂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為搖撼彼此窺伺是非分榮

貪逞私憾之讎何郵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
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
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
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
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誤用李逢吉為相逢言大姦
邪嫉度功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創造謗訕百端中
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子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
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僞為相爭黃
巢邀請節旄事僞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
然眾議畋語為是僞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也討
黃巢僞大不悅益固執不與爭節旄只授以率府率意欲激

僞宗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知天下安危為慮而
僞宗不明終用僞說巢果大恣擁衆百萬自領表橫行天下
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
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又之巢雖漸敗而朱泚自巢軍投
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效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
忠良敗壞時政或剪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為臣至此隕族何
足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之明效也
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之繫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
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
從論思及內外羣有言亦不可謂其小職而容有不和也苟
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謂其小而不可

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唯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虐。注：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節，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多方以爲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謹所擇也。夫內外小大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邪？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至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

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五言常實，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必不勝。君子不勝，則泰身而退，樂道無悶。萬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爲朋比，駕虛交扇，白黑雜揉，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肯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其於良善，象心虺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由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能爲亂，不得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三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也。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詩

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大降之咎。注：棄，廢也。咎，災也。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反矣，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主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為明矣。其若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禹湯，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至之資，嗣累朝之業績，服未以

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也。孟子者，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謹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可以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然孟子尚以謂未可信。

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類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謹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終鮮矣 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之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之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 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 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比之知天尚以知人安民為難况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 陛下可不謹之謹之又謹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有在方冊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 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聖謹之謹之又謹之 熙寧二年二月上時為昭文相

上 神宗論責君子太重飛小人太深 范 純仁

臣累言張靖不合責降薛向不合仍加獎用不蒙聽納緣臣備位諫垣職在箴補時政非是賞罰差失必須竭力陳論况臣曾任陝西親見向之姦迹豈敢偷安苟祿結舌保身况居聖神之朝當盡強直之說愚臣自叨近職固亦上體聖心無

非獎善旌能去邪黜枉深欲明示好惡將使天下風從而乃
執政之心喜人承順故不能分別邪正以致賞罰不平使天
下之人有疑於 陛下必謂督責君子太重崇獎小人太深
委近習則務優容而來其言用臣僚則因違忤以沮其志蓋
以近事明之不得不謂之如此且如呂誨是御史中丞詔許
風聞言事才有失實即坐左遷此責君子太重也薛向外官
固合守法而敢違條罔上罪跡顯聞不獨曲被優容而復驟
加獎用此則獎小人之太深也 陛下間或遣內臣走馬承
受輦體訪外事固已不使臣僚得知其或言不審詳必隱而
不責又况肯使與罪人對辯而反坐其言者哉此則務優容
而來其言也且薛向在陝西壞法已七八年張靖一旦往彼

量不能盡見根柢詢訪之際容有不詳朝廷忘其元初被
旨使與罪人對詞一有不詳先被黜辱此則因違忤以沮其
志也責君子太重則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優
假以來之則近倖之言皆進違忤者沮之則中人之性盡移
如此而望風俗之不偷聰明之不惑不可得已 陛下天資
睿聖超越前古臣之遭遇千載一時微臣尚耻於枉尺直尋
於 陛下固不可啓寵納侮豈止爵及惡德實亦有害邦家
伏望 聖慈捨已從人勿憚改作近者二人之命悉賜追還
不惟賞罰均平實亦天下幸甚 熙寧二年七月上時爲同修
起居注兼同知諫院

上 神宗論推擇太精羣材難進 呂公著

臣竊惟陛下以聖哲之資將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苦乏人臣竊以為人之難知堯舜猶病然自昔有為之君亦不惜賢於異代况今之人才衆人之所共知而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亦不少若用之既盡然後可必言之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尚多闕負而大小之賢鮮得彙進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無濫賞之過然羣才難進誰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密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閉凡累月而臺唯一御史故陸贄以為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嘗謀事則多已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事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則俊乂咸事天下不曠矣

熙寧二年十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 神宗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事成夫人主延見羣臣與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而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况人君用人既用其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其所短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留意幸甚

熙寧二年十月上

上 神宗論不當召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物

孫覺

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 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 陛下時時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 陛下欲廣其聰明不專一人之言以為信但欲周知羣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就令才識可采亦未必多事容 陛下所喜者飾其賢觀所惡者詆其醜或 陛下少加酬 漏其所言大臣聞之懷顧慮小臣聞之心慙

黨臣以謂人主不得不知羣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苟於臣從官之中忠信篤實而好無不私材資敏明而鑒裁不昧者時賜考察參伍其人亦不至於失士

熙寧二年十月十一日 特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不當遣張載按獄 程顥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又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 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下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 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

見其鈞深練覈之能。攻摘漸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 神宗論御臣之要

呂 大防

臣伏見陛下求治之意可謂至矣。四方孤遠卑賤之吏。或一語可稱。或一詞可錄。不問其秩之高下。皆傳召而見之。燕閒從容。盡其所蘊。聖心退託。猶以為未至。又詔百官之在朝者。各封上其所欲言。而以次對於廷下。自爾以來。且將數年。伏惟陛下觀天下之人才。不為不多。而閱天下之事理。不

為不衆矣。然人才多則賢不肖並進而難知。事理衆則可與不可雜至而易惑。恭惟聖鑒之明。固無遁照。然區區之愚竊謂古今人主之臨海動。則皆稱御。蓋天下者車也。羣臣者馬也。法度者轡策也。要在人主善御之而已。御得其要。則車安而馬習。轡緩而策簡。御失其要。則車危而馬敝。轡急而策煩。人主之所以貴要者。無他在此而已。臣愚以謂御臣之要。必先退纖柔而進樸直。略言詞而責行實。然後為得臣。竊見近年被召見用之臣。其善事固不少矣。而以浮辯巧說而進者。或有之。臣竊原其理。蓋有二途。或以一切逢迎。激倖速進。及考其成敗。則不足經遠。或援引古義。以證已見。不度宜適。而謂今世可行者。雖所以言者異。而敗事蠱理。其害則同。此

陛下不可不熟察也自古雖聖人在上未嘗不以巧言為戒者蓋美言之於人易眩而難察易聽而難行故雖堯舜在上亦以巧言令色為畏以靜言庸違為患以壬人讒說為憂况其下者哉以此論之故宜專進崇實忠良之士以奉成聖化雖言有拂戾行有簡直若不合者亦在陛下容養而成就之漢武帝愛司馬遷嚴助之才華而尊汲黯卜式唐太宗好許敬宗李義府之文章而信任王珪魏謩此明主之鑒有以區處之矣以陛下之文明致治將躋于二帝三王之盛而知人之辯必不在漢唐之主之後也

熙寧三年上附直舍人院

上 神宗乞謹好惡重任用 劉摯

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唯義所在小人為惡頗得依真以售其偽而欲與善者混淆故善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湏臾而不能覆其义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大有為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文歟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括削民財為功以興起刑獄為才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斂

之事 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
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
所向者不在守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
故顛倒繆戾以無所成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意出憂國
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
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
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
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謂守 祖宗成法
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備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
至昧者則苟簡怠墮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
也喜有為者以謂法爛道廢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
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
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
者以並進為可耻嗜利者以爭道為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
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黑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
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為否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
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
志可謂險阻而消長之勢可謂不明矣臣願 陛下虛心平
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謹好惡重用而
已爾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取其

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意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謹重
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
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
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迅而願為之
用則施設變化惟 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方今之政無大
於此惟 陛下幸察 熙寧四年六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 神宗之參舉才德之士

錢 總

臣聞天下之治有因有革 祖宗遺德在人法度明備此
陛下之所宜因而世習久治弊隨以生此當今之所宜革也
伏惟 陛下操大有為之志而當下可不為之時凡所以不
憚更張而務以盡善除利非死葬文武之用心也臣竊嘗深

竊慮當今之宜其先務之要不過擇人而已今 陛下先器
能而後履歷惟材是舉可謂急於擇人矣然臣尚慮有所獻
者以謂人才不悉同而所用有宜適用不盡其才則雖才且
無益多才而不涉道則為患大於不才惟道德規矩之士而
其才足以經濟世務者此自 陛下所耳養育成就以待非
常之用者也自餘首執事之任有才智通敏可以辦集事務
而不能深知禮義之科指者此足充繁使而不可居內外表
裏之官而抱公守道難進易退之士雖無敏捷趨走之便而
堪屬大事者此居內可備顧問而居外可為表率臣願 陛
下參舉才德各盡其用必使有德者先進而有才者佐之俾
上不失經國之體下不失便民之利以 陛下至明不惑之

資洞見情偽器而使之天下幸甚
熙寧四年八月二時
為三司監鑄判官

上 神宗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 劉 孝孫

臣伏見 陛下講修衆務揀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收采
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召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
明聖問宏奧幽仄之士下對清光舉動語言過於兢畏倘有
罷夫能無沮傷蓋其始召也皆以為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
辱况士人或緣臣僚薦舉或為朝廷所知比之輩流必有可
采苟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 陛下覆
載涵育之德也
熙寧五年二月
上時為御史

上 神宗乞廣收人才 呂 公著

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任陞遷官竊觀 陛下自臨御以來

虛心屈己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由小官而起至顯近
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首為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
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尚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
才難則世固未嘗之賢而才亦不可多得也 陛下降由
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所舉者必有餘人雖不盡當誠
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
今日詔意謂乏才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 陛下素知其能
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何才實忠厚欲為
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
孫弘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以親擢為第
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

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各有
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收
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熙寧
十年十一月上時自河陽召赴闕提舉中太官

上 神宗乞選用則日議論之人不終遺棄

呂 公著

臣聞皇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謂知
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悅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者知人
也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
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
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任人命納言

以聖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鬼匿者不
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
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曰不敢縷陳細務輒
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為治十年不懈小大
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
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
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
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為言者所容則必
指以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
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
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為顥昔日任

史嘗有所言 陛下不以爲過有稍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終
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一數日復因言者
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
二識者私道 陛下盛德竊以爲 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
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
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效回頗
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
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
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甘受君
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
言汗行卒也 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

陛下不可忽也况如顯者 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之素
有本末講學論議又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
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
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
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
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
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受恩與
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不敢顧避緘默以負 陛下優遇唯
陛下幸察 元豐元年上時爲同知樞密院事

上 神宗論自古治亂在用諛佞讜直之人

富弼

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
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為所以致亂也
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聞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此乃人
主致治亂之大略焉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廷
所為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多處于外雖有在朝者蓋恐
觸忤姦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
緒上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嘆不見有聞于上者致
陛下不得知而又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陛下
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為福俾天下受賜
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陛下其間事自甚多亦不敢妄
言條列但舉其大要惟聖君留神而擇焉不爾即恐浸漬

漸深禍亂將至則于時益煩曾好之憂而亦無所濟矣老
臣大馬區區之志略陳其端聖慈無少忽而深思之
力行之乃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元豐六年閏六月上時以
司徒使相致仕疏奏二語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子厚曰弼
言何事上曰言朕左右多小人子厚曰盡令分析孰為小
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石禮曰弼之言是也
罷朝子厚責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天矣安禮曰吾儕今
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共聞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子
厚無以對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六

君道門

用人四

○上 宣仁皇后論察賢佞之說

王 巖叟

臣聞治天下者不患乎無賢而患乎有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而使小人間之以亂其治。爾蓋小人之傑者皆有材可稱。有能可喜。修威儀正顏色。飾辭令與賢並進於前。誰非賢哉。此人主所宜察之而勿誤也。臣以謂旁求素蘊而深考之。博採公議而審觀之。則賢佞可得而分矣。臣請詳道所以察賢佞之說。陛下垂聰明以聽焉。幸甚。賢人之所爲其進也難。其退也易。利之所在不競也。勢之所存不趨也。言行則端。

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則遲遲以去而色不然以百姓之安
為樂而不以己之安為樂以國家之危為憂而不以身之危
為憂矯世厲俗有所不為以觸忌也而不變犯顏逆鱗無所
不盡以嬰禍也而不悔不蔽天下之善不隱天下之惡專以
不欺事其君執德秉義終始如一不觀當時之所好惡而順
之此所謂賢者也 陛下試持此以取之而天下之賢有不
為 陛下所得者臣不信也 佞人之所為無定志也無定言
也上所欲為則為之不惜其君之過舉也不卹其民之殘害
也進人不以為國家而以為己謀重才以先社稷而以先身
天下有疾苦而不以告也天下有善良而不以聞也懷祿耽
寵人情之所共厭而不自知也前日以為是後日以為非而

不愧也然而自古中材之士才嘗不為所惑者其言可聽
其令色可悅仁人君子之相訥非所敵爾此所謂佞人也
陛下試持此以照之天下之佞人有不為 陛下所見者臣
不信也 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惟 太皇太后
陛下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行之惟知之益深守
之益固行之益篤以終之而已矣登忠賢以輔成 主上之
聖德放遠佞柔使不為清明之瑕天下幸甚 杜稷幸甚
九月上時為
監察御史

上 哲宗論求賢當去六蔽

三 巖

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而
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效也事莫不有

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至則賢自來。恭惟
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不能亂於前。不勞聰
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照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多。朝廷
之間。除授之際。常覺艱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為陛下惜耳。
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
者不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陛下內篤此誠。以自厲。外勅
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
焉。不去之。則衆賢然不可盡得。臣請為陛下道其理。略有
私意。則為蔽。執偏見。則為蔽。局於褊心。則為蔽。喜於附己。則
為蔽。有自賢之心。則為蔽。銷責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為蔽。此
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願陛下深詔大臣。

使上同

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做戒六蔽之患。則天下之

賢無遠近。無隱顯。皆將得之為。

朝廷用以賢。繼賢宗社之

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愚忠。

元祐元年十月
上時為左司諫

上

哲宗乞審於進賢果於去茲

王

巖叟

臣伏觀

陛下即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司馬光執政。信

行其言。以革天下之弊。惟光憂國愛民之誠。心信於上下。信

於內外。故

陛下下一用之。而天下之心安。四夷之心安。而

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

陛下之心漠然矣。臣竊

聞百姓相與憂曰。吾君能不忘光之言乎。求其類而用之。使

持循其法乎。又憂曰。姦人無乃復將為朋。動搖正論。以欺吾

君乎。無乃競為身謀不卹

國家之急。以病吾民乎。謹復

以吾君之心爲心以吾民之意爲意夙夜盡瘁以遺其身如光者乎吾君方倚光以圖治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

陛下益厲乃心益謹乃事益重所付不可泰然以忘憂也今宜先有以釋民之憂而安其心者惟當果於去茲審於進賢二端而已爾夫大忠在朝苟人雖未去猶有所忌而不能爲也光薨茲人今不可少留矣此臣之所以言 陛下當果於去茲也 朝廷輕重天下安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下將觀 陛下用人以上否泰此臣之所以言 陛下當審於進賢也去茲進賢皆能有以協天下之望則百姓復何疑而憂哉惟 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貼黃自古人臣因妬賢嫉能之心而遂害國事者無世

無之臣觀光之賢上則見信於 陛下下則見信於百姓人人自取以不及也臣恐此後必有妬光者陰以言毀短光之所爲以疎 陛下之心俟間隙一聞則將入其邪說行其姦謀以壞善政此 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平生未嘗與光交接又未嘗受光恩非私於光也惟恐小人或誤 陛下耳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心安且樂矣此治道之成而聖功之著也惟在 陛下持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甚中外之人皆望大禮後罷張璪輩二三邪佞無狀之人何意璪輩未去而先失一忠臣此中外之心以爲歎恨之深者也今因璪輩自有請願 陛下早賜從之別命忠賢以重 朝廷以爲

國家倚賴以慰服天下之心尤不可更容遲以玷辱
廟堂使蒼生失望四夷不安也 元祐元年九月上

○上 哲宗之親賢踈佞堅其始終

梁燾

臣聞天下治亂在賢佞而人君之道以用人為先得之賢則
君德清明政由忠厚百姓和樂四夷賓敬而朝廷尊安矣故
治之所由興者在此甚可愛也失之佞則君德蔽蒙政由煩
苛百姓怨讟四夷驕侮而朝廷危辱矣故亂之所由起者在此
此甚可畏也自古帝王莫不知之然得之賢人常少而失之
佞人常多其故何哉蓋始終之勢異而謹忽之心殊也夫治
亂之作當其微時間不容髮至其著也判如霄壤之異人君
者所宜深戒早辨謹持而不失毫釐也賢人之事君也主於

盡忠盡忠則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有所
人君者初則親之終則踈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責其盡忠
勵其不欺行其至公雖有所拂違而必喜之及其久也習於
既安而或怠於為治以既怠之心處拂違之間故終有所
而踈之也賢人踈則佞人乘隙以入矣佞人之事君也主
於不忠不忠則忍於欺罔欺罔則為私為私則言皆諛悅事
皆柔從人君者初則遠之終則比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唯
知佞人之善眩惑聰明也必嚴思慮以待之及其久也習於
既安而或怠於為治以既怠之心處諛從之間故終有所
之而又比之也與賢人俱時有以忤其意然而卒至於治與
佞人俱莫不得其所欲然而卒至於亂此治亂之相去甚近

而甚著則堯桀之分霄壤不足以侔其遠矣惟大聖人為能廣其聰明謹其好惡峻其言取堅其始終收天下之忠立天下之公成天下之治舉以此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大公至正制臣下皇帝陛下以至仁純孝承祖宗親用忠賢風節頗厲不茲佞朋黨漸消清明之德日以尊忠厚之政日以和興於百姓賓故見於四夷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矣誠願陛下自強剛德如天不息必使怠惰之意不少動於清衷察兩端之傾危排根而去之明一忠之辭正舉類而進之將令風俗純厚朝廷尊安近者獻其忠遠者其仰二祖之治不難又矣惟聖心少加臣不勝悻悻之幸陛下裁納
元祐元年九月

上 哲宗乞以善利一者別邪正之臣 未 光庭

臣聞皇古治天下之先務唯別邪正之臣爾正臣進則天下入於泰邪臣進則天下入於否然則何道而別之乎善利之間也正臣一意在善務引君以當道故盡忠盡孝之善不敬邪臣一意在利苟患失之故為佞為欺無所不至惟陛下天縱至聖明目達聰灼見正臣之在善日實審知邪臣之在利遠之於外臣願陛下堅持此志每用人之際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常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未退則天下何患乎未泰也
元祐元年上持為左司諫

上 哲宗論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寬漸致邪正不分

范祖禹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
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
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
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泰者通而治之內
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
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
為天下唯能使小人不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
下皆無小人也 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為先登
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
為然雖舉十六相去四凶不覺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
兼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入夫

今日之省寺也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
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隸人綴
衣虎賁趨馬小丑左右携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儉人
惟者士夫儉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害風俗大則傾
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
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
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三哲後又
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 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
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在位為他日之患
以副 陛下至誠求治之意 元祐四年四月上
時為起居舍人

上 哲宗分別邪正條目

范百祿